



《明成化杭州府志》记载： 黄公望墓在富阳庙山

蒋金乐/文

2022年初，我的两部书稿《未解富春山居》《合璧富春山居》已进入最后的编辑定稿阶段。那天，我到版式设计项文军工作室去校对，看到边上堆放着一部线装书，就随口问项文军，这是什么书？他说是《明成化杭州府志》，上面有关于黄公望墓的记载。我当时的心思全在自己的书稿上，有点心不在焉，没有打开来看，专心忙于自己两部书稿的校对。

后来，也把这件事情淡忘了。前几天，和项文军谈起有关黄公望墓地的一些事情。他又提到那一套《明成化杭州府志》，我才猛然醒悟，怎么没有查看一下呢？

项文军就把《明成化杭州府志》送到我家。

这是清人的手抄本，在“人物”这一部分，有关于黄公望的条文、生平介绍，全文如下：

黄公望，富阳人，聪明绝伦，通百氏说，尤工画山水，运思落笔气韵流动，画家有极力不能追，每拟其为仙人，得其片纸皆宝之。至元中，浙西廉访使徐琰辟为书吏，未几弃去。更名坚，号一峰，又自称大痴道士，放浪江湖，年八十余卒。

有关黄公望的墓，也有一条：

处士黄大痴墓在富阳县庙山。

文军还向我提供相同内容的原刻本照片，内容一致。原刻本是明成化十年，可见抄本是实录。

很自然，让我想到明正统五年编的《富春志》和清光绪二十八年开雕的《富阳县志》上有关黄公望及其墓地的记载。这些内容，我在2010年春就发现。

明正统五年编的《富春志》上，如此记载：

大痴道人姓黄，名公望，字子久，春名人。聪敏绝伦，音律、书数、医药、卜筮，百氏之书，靡不通究，尤工画山水，运思落笔，出人意表，完台累辟，不就，去从全真教，深契玄时，易名静坚，号一峰，又自称大痴道人，放浪江湖，年八十归卒。

戴表元赞大痴画像云：身为百世之忧，家无担石之乐，盖其达似晋宋酒徒，侠侣燕赵剑客，至于风雨寒门，呻吟盘薄，欲援笔而著书，则又将为齐鲁之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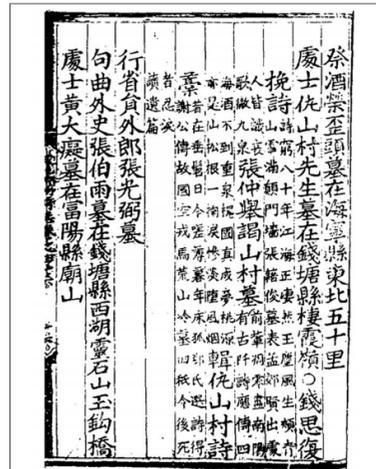
说明一下，春名，应该是明代时富阳县富春乡春明村。黄公望隐居地庙山坞，即属春明村。

清光绪《富阳县志》上有关黄公望墓，如此记载：

元处士黄公望墓【钱令旧志】在县东北二十里庙山（浙江通志同）

所谓【钱令旧志】，即清康熙富阳县令钱晋锡主持编修的《富阳县志》。《浙江通志》自然是浙江省级所编的，有同样内容的记载。

就时间而言，明正统五年系公元1440



明成化杭州府志原刻本关于黄公望墓的记载

年，成化十年即公元1474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为1902年。黄公望去世是1354年，距1440年，仅86年。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有关黄公望在古代志书中最早的记载。

我请教过常熟学者李焯先生，据他考证，常熟县志里有关黄公望的记载，最早是明弘治十一年编的《常熟县志》，那是公元1498年，比富阳的正统志要晚58年。而有关黄公望墓的记载，最早是崇祯九年编的《常熟县志》，原文是：大痴道人黄子久墓，相传在小山南麓，其地石多彩色，尚有宗族。请注意，原文用了“相传”的说法。而崇祯九年是公元1636年，比正统五年即公元1440年，要晚196年。

我历来强调胡适之先生的名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以上，就是志书中的证据。

王宝海：一位企业家的文学情怀

凡人歌

月半/文

很少有人将“企业家”和“文学”同框，因为两者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且南辕北辙，但王宝海就是这极少数的人。今年58岁的美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宝海被朋友称为“文学青年”，富阳作协主席方格子评价他“是有文学情结的人”。

少时经历孕育文学情怀

小河湾农场是王宝海在银湖街道千家村小山坞里用花草、树木、蔬菜、石块、田畴、地畦、茶园、溪涧和木屋“写就”的物状散文，是饱含文学情愫的杰作。

横跨在该农庄溪涧上的“山岚月景”小屋，许多人称之为“文学小屋”，在这里，王宝海聊起第一个话题就是“小时候”。他说，小时候的经历，是他爱上文学的原动力。

生他养他的千家村之村名，直接道出了村的规模和容量。“薛家弄，赵家街，王家弄里无处挨”，这简直不是围在山里盆地似的小山村，而是闹猛集镇。王宝海的父亲当了20多年的大队长和生产队长，是村里的中心骨。父亲对他的爱是严厉的。初中期间，他不想读书，成绩直线下降，父亲以“棍棒伺候”，将他敲打醒，最终把他敲进了富中。母亲与一般的农村妇女一样，给他传统的爱，张罗吃饱，安排穿暖。奶奶给他宽容的爱，正面激励，从不打骂。爷爷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给他的爱是真诚的。爷爷给生产队放牛，还要种烟草贴家用，忙不过来，他放学回来，替爷爷放牛，这是他特别乐意做的事。夕阳西下，骑在牛背上，放牧晚归。长大后，他常常回忆这一幕。



作者与王宝海(右)

少时的王宝海亲眼看到或亲身经历了生产队时辛勤劳作的场面，村民们没日出就作，日落后出仍在劳作，顶着日光，也披着月光。月光下，背犁荷锄挑担归来的男女乡亲在村中池塘里，洗身、洗衣，说些沾腥带荤的话，洗去疲惫，说来轻松。看到这些情景，他幻想到月亮上去插秧，月上月下都插秧，辛劳变成了浪漫。王宝海曾在《西湖》杂志少年文学版块发表家乡过年以及劳动、生活场景的文字，那是他文学之路的原点。

他的“诗”与“近方”

通常说诗与远方，但王宝海在高中读书时开始了“诗”与“近方”。对他来说，新华书店是诗的魔盒，新华书店离他就读的富阳中学很近，他经常不断地去书店，着迷读诗。高中三年，他分四个阶段在书店遨游诗的海洋。

第一阶段读外国诗，雪莱、普希金和但丁等大诗人的诗都读；第二阶段读中国古诗，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第三阶段读中国现代诗，读过刘半农、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臧克家和艾青等诗人的诗；第四阶段读台湾诗人的诗，如余光中、洛夫、纪弦和席慕蓉的诗。当王宝海追述这段尘封多年的读诗往事，他能说出雪莱有一首名叫《致云雀》，他记得柳永的一首诗里有“杨柳岸，晓风残月”，他能流利背出戴望舒的《雨巷》和余光中的《乡愁》。

他高中三年的心思都在诗和文学上，高考不落榜才怪呢。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王宝海不止熟读唐诗三百首，脑海早已成了诗海，手也开始痒痒了。高中毕业，他开始写诗。在新义中学教书那四年，正是恋爱季，他比一般的农村小伙子多了一个绝招——写情诗，甚至给脑子里假想的女朋友写诗。据王宝海回忆，他写过的诗可以装下一麻袋，精选一下，出一本诗集是绰绰有余的。可惜，几次搬家或其他原因，诗稿不复存在。

文学为创办企业插上想象的翅膀

王宝海除了读诗，也读其他文学书籍，文学修养的提高，丰富了他的想象力。上世纪90年代初，他哥哥在东湖办了不粘钢厂，他去厂里做不粘锅喷绘。有文学武装头脑的他，喷绘的图案别出心裁，喷绘技术也炉火纯青，在客户群里有了知名度。有化妆品公司考虑到不粘锅喷绘和化妆品喷绘大同小异，便找到他，让他试着给化妆品瓶喷绘，他小试牛刀一举成功。

等他给哥哥的企业培养了喷绘技术人员，2007年，他另起炉灶，办起了属于自己的企业，即美易科技有限公司。同样从事化妆品瓶喷绘业务，现在公司有一百六七十号人。各个企业家管理企业都有自己

的路数。王宝海也有他独有的路数，他把企业当做一个文学作品来看待。文学主要是揭示人性，一个企业也像一部文学作品，各人展示了不同的人性。悟透了这个道理，王宝海针对企业员工不同的人性特点，有的放矢加以区别对待。文学让他内心强大，胸怀坦荡，与性格差异、喜好不同的员工关系融洽。

小河湾农场成了文学地标

爱好文学的王宝海向往陶渊明田园归隐的生活，但是还在打拼的他做不到归隐山林。便在千家村一隅，打造了小河湾农场。从此，在工作疲惫的间隙，或节假日，甚至下班后，他与大自然作伴，放下身来，舒下心来。

不知是不是有意为之，小河湾农场刚好在千家村的北面喇叭形的山坞里，对面的山叫大南山，农场里也有东篱，当然不一定采菊，可以采菜、摘水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便成了现代版的陶渊明。

王宝海不仅自己做陶渊明，因为共同的爱好，他结识了为数众多的作家朋友和文学爱好者。他邀请大家来小河湾农场里做陶渊明，在夏天的晚风里举杯邀明月，在冬天的暖阳里煮茶品茗，一个聊天的话题总是文学。在这里，文学沙龙成了常态。

2019年麦家《人生海海》出版不久，富阳区民文联拟举办《人生海海》读书会，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场地，王宝海作为民文联的会员，了解到这一情况，提议将读书会安排到小河湾农场举办。麦家理想谷运营总监周佳骏一行也来了，对如何读《人生海海》作了引导。读书会那天，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会议室外，春光明媚，芳草萋萋，会议室内，人头挤挤。随着小河湾农场越来越有文学味，2024年底，它获评第三批“杭州文艺评论小站”，同时共建“艺术乡建·文艺评论小站”。李杭育《醒酒屋》新书分享会、《人间信》读书会等诸多文学活动，都有王宝海的倾情相助。闲暇，王宝海不忘创作，写诗歌、写散文，最大的心愿是写一部关于千家村的小说，把自己对文学对家乡浓烈的爱倾注其中。

盛一伊/文

距离上一次读麦家老师的书，可能已经过去近十年。彼时的我还是涉世未深的少年，对于《风声》《风语》只留下了一些浅薄的印象，那是一种沁入骨髓的清冷和锐利，但并不知道这些印象从何而来。时至今日我翻开《人间信》，才知道那是从江南丘陵山阴的竹林里吹出来的、吹向人间的风。

作为麦家的半自传体小说新作，《人间信》的笔触几乎与印象中的麦家作品割裂开来，但其内核却觉得顺滑。长久的在城市的生活和互联网对生活的侵蚀让我对这些故事新鲜又熟悉，那好像就是奶奶在我小时候将我抱在膝头，与邻里闲话的内容。作为一位父辈出身农村的浙江人，我毫不怀疑这本书里的故事可能就在我出生的十年前或几十年前，发生在我的老家。

熟悉感首先来自剧中人物的外号。在我上学读书的时候，给别人起绰号这事儿已经不时兴了，但老家的乡亲以绰号行世仿佛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些绰号有雅的和俗的，听过生殖殖器，也有如文中主人公父亲那样一目了然的“号”：潦坯。

这一类的外号以孩子的视角道出时，天然地带着羞耻感。没有人会愿意被贬低的词汇加诸于自身，更何况主人公父亲的外号一个比一个更让人难以忍受：“潦坯”“日本佬”，最后乃至“汉奸”。这种绰号是群体对父亲个人的指控，而父亲是父权下一个家庭的天然的代表，这些绰号也就成了对他们家这一个小集体的指控。

这些指控以绰号为刃，在剖开父亲作为“潦坯”的一生的同时，化为一颗颗带着倒刺的钉子，钉在这一家人的血肉里，将他们牢牢钉在富春江畔的耻辱柱上不得脱身，从而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即个体对集体的叛逆。

主人公祖母对父亲的叛逆有几个类别，分别是讲道理、家法、以死相逼；而作为儿子的主人公面对“潦坯”父亲，没有办法讲道理，也没有办法上家法，最后继承了祖母的决绝，用自我伤害的方式与以父亲为代表的家庭决裂。

决裂之后主人公从第一人称换到第三人称的片段是全书的聚光点。这个家里所有的爱恨纠葛都在这一段以一种解离的视角爆发出来，以最激烈的情绪、最激烈的冲突、最懦弱的叛逆、最决绝的逃离，表达了主人公对原生家庭这种如影随形般无形压迫的拒绝和抗议。

很可惜，正因为这个家庭中同时生出亲情与压迫，压迫生发叛逆，叛逆和压迫同时成为了主人公的一部分，将他撕扯成两半。而亲情支撑叛逆继续进行，主人公将混成一团的情感当做草木灰敷在创伤上，最后凝成一道疤痕。

但这个家里不是所有人都没有资格被撕裂的。所有带有男性气质的人都和“叛逆”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未尝不是一种对这个家庭中的女性气质的背离。这个家庭里的母亲、姐妹，连自毁的“资格”都不曾存在，却偏偏成了愈合伤口的那把草木灰，最终也导致了伤痕永久性的残留。

祖母和主人公对父亲这一家庭隐形支柱的叛逆，父亲对祖母代行的、施加在他身上的父权的叛逆，主人公以逃避展现的对乡村话语体系的叛逆，既是被家庭塑造的结果，又塑造了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人。

我愿意将这种塑造看作是作家本人对人的生长逻辑的自我剖析，或许正因为静水流深，大多数人很难发觉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隐秘的创伤逻辑中，必然存在对旧有秩序的叛逆。而麦家抬高了河床，重新塑造了江堤，将河底的激流以文字的方式展现在书里，寄给所有读过这个故事的人，是为《人间信》。

那阵风挣脱出密密竹林的纠缠，挣向天空。但他永远无法、也不愿抹去从竹林中裹挟而来的、锐利的清冷，以及隐秘的幽香。



欢迎广大读者积极投稿，择优录用的文章将同步在“麦家文学研究会”微信公众号推送。投稿邮箱：643289980@qq.com（来稿请注明“投稿‘一百人眼里的麦家文学’”）。

叛逆与双生：一封来自江南的灵魂之书